

寻根之旅

作者：戊草（一）



在已有百年历史的六门大屋前与家乡亲人合影

如果有人问你祖籍在何处，我们总是以父亲的祖籍回答。自1957从印度尼西亚回国至今，我曾回梅县家乡多次，那是先父出生的地方。几年的暮春三月，又偕同兄弟嫂侄等联袂返乡，和在家乡亲人以及一众叔婆伯母到张氏祠堂——“清河堂”拜祭祖先。

根据较可靠的追溯，张姓人的老祖宗应是汉初开国元勋三杰之一的张良，号子房，他的嫡孙张子典任清河郡（今河北清河县东南）太守，住宅堂号“清河堂”。此后，张姓的堂号即是“清河堂”。

而张良的第二十六代孙张公艺，九代同堂，唐高宗路过郓州垂询如何能做到九代同堂，他在纸上写下百多个“忍”字，作为回答，此后，有的张姓祠堂，号为“百忍堂”。而唐代贤相张九龄在唐玄宗做寿时，向他独献《千秋金鉴录》（主要内

容为历朝兴废大事），因此，张姓又得一个堂号“金鉴堂”。其实，三个堂号都是一脉相承。至于张姓的来历，是因黄帝轩辕的孙子名挥，本姓姬，因他制造了弓箭，故赐姓张。

先母钟秋旸于九十四高龄辞世，她在世时，曾多次告诉我们几个兄弟姐妹，钟氏家族的情况。她年轻时虽曾在广州读书，却从未回过原籍家乡蕉岭。然而，她能详细说出她从外祖父那里听到的家乡情况。她念念不忘的是，外祖父告诉她，原籍家乡是在“蕉岭福头村”。

我的外曾祖父上个世纪初在印度尼西亚巴城创立“A”字豉油（Kecap A）厂，传到他的长子后，再传给长孙（即我的大舅）时，已发展成大企业。我小时候去座落在椰城 Pecak Kulit 的“钟颖丰豉油厂”玩时，见到规模好大的酿制甜豉油（Kecap

Manis) 的设备和厂房，以及一个养猪场和一个好大的农场：农场里种植玉米、大豆和甘蔗，大豆和甘蔗是酿制甜豉油的最佳原料，酿好豉油和玉米是猪的最佳饲料，豆箕和甘蔗煮豉油的燃料；而猪的排泄物是农场大田的肥料。现在想来那是一个极佳的环保企业，做到了物的综合利用和废料的零排放，难怪当时“Kecap A”能在印尼家喻户晓，握市场的牛耳。人们的日常饮食离不开甜豉油，在印尼菜中的炒面、炒饭要用甜豉油、猪肉沙爹、油炸豆腐、Ayam Panggang（烤鸡）、红烧牛、羊肉（Semur），以及煮Pete等等等，都离不了甜豉油 Kecap Manis。

上世纪初，印尼蕉岭福头村兴建大屋，母亲说那是一栋“六门三进”的大屋，可惜，1949年后，印人的钟氏家人就没有回过蕉岭福头村，不知那里还有钟家的人，也不知经过近百年的风雨，那所大屋是否还在？母亲常为此而感慨，以未曾回过自己的家乡为憾事。我在香港的一位姨母，也有和母亲一样的情怀和记忆。我还曾听我的表姨钟嘉宁、即原椰城“华中”“三基一鸣”之一陈章基的夫人，说起同样的故事，她年轻时曾在上海念书，也没有回过蕉岭家

乡。

几年前重访印尼，我终于在椰城校友曾三清、杨珍娘等的帮助下，找到表姐锤振兰，她是“A字豉油厂”大老板的女儿，是我在雅加达“巴中”读书时是同届同学，为人十分文静。高中毕业后，她留在椰城，我也留在椰城教书。我们不但已有半个世纪没有见面，甚至谁也不知道谁在哪里。但她还记得，从巴中毕业后是我介绍她到当时椰城的“北多瑶中华学校”教书的，经她提起，我也隐约记起好像有这回事。我于1957年回中国，她则一直在雅加达。她告诉我，“A字豉油厂”已于苏哈托上台后，被政府强行以极低的象征性价格收购，从那时起，经半个多世纪，钟氏族人已散落到欧美、星马、澳新和台湾等各地，仍在印尼的只有振兰和她的一个弟弟。她还告诉我，原来家中保存的许多东西，包括祖父辈参与和资助辛亥革命，以及和孙中山先生活动的照片和纪念品都已流失，令我不胜唏嘘！

母亲已经辞世多年，我们想此次返乡一定要抽时间去蕉岭县探寻母亲生前念念不忘的根。出发前因为在梅州的地图上找不到“蕉岭福头村”，不知此行能否有结

果。在梅县曾向周围的亲友探问是否知道“蕉岭福头村”，却仍然没有头绪。

意外的是，在梅县张屋祠堂祭祖后的一个下午，我们回酒店的路上，看到一家房地产公司，弟弟建议不妨下车进去了解一下梅县房地产的行情。那家房产公司的经理接待了我们，而后叫她手下的一位看来还好年轻的销售员，带我们去参观一套装修好的样板房。我们一面参观、一面询问她好些具体问题，如水、电、煤气的供应和价格，小区的未来发展等，销售小姐都一一回答。临走，我们对她的接待和讲解表示感谢，弟弟赞她说：

“妳好专业！对答如流。”

我看她还好年轻，讲客家话的口音和先母相似，顺口用客家话问她：“你有二十岁，啲唔啲梅县本地人？”

她说：“捱啲蕉岭人，旧年高中毕业以后，来梅县做事。”

她等于间接地告诉我们她的年龄。

然而，我感兴趣的是她说她是蕉岭人。立即再问她：